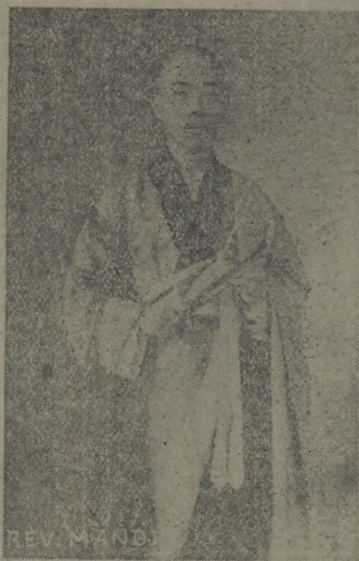


蘇曼殊與我

周越然



蘇曼殊僧裝之相

在未會親見蘇曼殊以前，我已經聽得他的大名了，并且知道他是個詩僧（能做詩的和尙）。他所做的詩，雖然不多，但皆美雅。下面的一首——「花朝」——已足以見他的詩才：

『江頭青放柳千條，
知有東風送畫橋。』

但喜二分春色到，
百花生日是今朝。」
他的散文，也極老到。下面引的，是他一九一二年的「華洋義賑會觀」：

「昨日午後三時，張園開華洋義賑會。納往參觀，紅男綠女，極形踴躍。足徵中外衆善之慈祥，衲當爲蒼生重復頂禮，以謝善男善女之隆情盛意也。惟有一事，所見吾女國民，多有奇特裝束，殊自得意，以爲如此則文明矣。衲敬語諸女同胞，此後勿徒效高乳細腰之俗，當以「靜女嫺德不嫁容」之語爲鏡台格言則可耳。」

他確然是一個僧人，確然做過和尚。柳亞子在「曼殊新傳」中說道，「年十二，遂爲沙門。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髮（晉替，俗作剃）於廣州長壽寺，法名博經，號曰曼殊。旋入博羅，坐關三月。詣雷峯海雲寺，具足三壇大戒。嗣受曹洞衣鉢，任知藏于南樓古剎。」

我開始認識他的時候，他不服僧服，他穿西裝，完完全全是個留學生。我沒有看見過他做詩，也沒有聽見過他吟

佛。我認識他的那一年，他三十歲（民國二年，即公曆一九一三年），早已習過美術，攻過政治，學過陸軍，做過教師，寫過文章，當過主筆，……他非獨精於漢文，他的西文也很好——能寫，能譯。他從九歲起就學習歐洲文字。他的『潮音自序』，全用英文，甚爲『出色』。他的譯詩，有巴倫（Byron）的，有戈德（Goethe）的，有薛立（Shelley）的，均屬上等文字，尤其是巴倫的『哀希臘篇』。我開始認識他的時候，他已經成名了——上面的那許多工作，他已經做過了。

我開始認識他的情形是這樣的：

那是民國二年（公曆一九一三年）陰曆正月，地點是安徽省城安慶。我因爲受了高等學校之聘，正月初七日即由吳興（湖州）動身到上海，再由上海搭輪赴安慶。我去得太早，高校尚未開學，所以先在應溥泉兄家中小住幾天。我搬進高校的第二天，教務主任鄭君來了，與鄭君同船來的，有化學教員沈君及蘇曼殊和尚。鄭君是我老同學的弟弟。他早歲赴美遊學，雖然沒有和我見過，但一經鄭君介紹，立成『至交』。沈君是我二十四，五歲常常見面的朋友，無需他人介紹。『和尚』我全不認識。沈君和我見面後，即告我道，『周先生，與我們同來的，有一個和尚。你知道麼？』我答道，『我知道的，溥泉太太已經對我講過了。他在那裏？我們去拜望他，好不好？』沈君道，『你不必去。讓我喊他出來。』他馬上提高聲音，大喊『和尚，和尚，到此地來！』

我聽見右邊一室中有人答應道，『來了，我來了，』遂即走出一位西裝少年。他的面目有點像廣東人，也有點像日

本人——他不像和尚。沈君對我道，『他就是和尚，曼殊大師。』他又招呼曼殊道，『這裏有位周君。你來，你來，來見見面。讓我來做介紹。』

我們握手，我們各道姓名。曼殊的聲音頗沉重。他講官話，略帶些廣調。我們五個人——鄭君，應君，蘇君，沈君及我——談談笑笑，坐坐立立，不知不覺地已經過了兩三個鐘點，天將夜了。沈君忽然發起吃館子，并且主張『荷蘭待』（Dutch treat）（荷蘭待是聚餐，派公分，自吃自，各人平分派的意思）。當然大大家都贊成。我記得我那晚盡醉而歸，所付的費不過銀圓一枚。

在半途中——沒有到酒館以前——我暗暗問沈君道，『我們去吃館子，和尚怎樣？要不要另備素菜？』他道，『你不要管。等一等自會知道。』到了館子之後，我們點的都是葷菜，和尚一聲不響。鄭君又要了一個甜菜，說『這是專爲和尚的。』後來菜來了，非魚即肉，還有蝦絨海參。我們動筷，和尚也動筷，我們用匙，和尚也用匙——我們吃的，他都不忌。不過他不喜飲酒，并且他的食量不大。餐畢歸來的時候，沈君順便買了一包蜜棗。我問他道，『吃得這樣飽，你還怕夜間腹饑麼？』他道，『不是的，我夜間那裏會饑？這包蜜棗是買去送給和尚吃的。他最喜吃的，非酒非菜，而是蜜棗。有一次，他窮極了，腰無半文，他無法可想，祇得把金牙齒拔下來，抵押了錢，買蜜棗吃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！這是事實，我不說謊。』

自從那晚聚餐之後，我們幾幾乎每晚聚餐。單獨請客の時

候也有，然而不多。某晚回校的時候，我也順便買了一包大蜜棗送給和尚。他喜極了，說道，「周君，你要我繪畫，我真的不行。不過無論如何，這幾天我總要試一試。」我想他一定沒有試，因為他沒有送畫給我。他的畫清秀萬分，但傳世極稀。他的書法，亦極工整，與已故報人戈公振的相差不遠。

我們夜間宴飲，日間教授——玩耍的時候玩耍，正經的時候正經，深受學生的歡迎，外界的稱揚。我們以「名士」自居，別人也以此相待。不過我們中的和尚，未免太懶，太不肯用力。第一：教務主任派功課的時候，他再三聲明他的西文不良，不能担任高級。高等學校沒有低級西文班。三年二年的學生，他不願教，連一年的新生也不願教。文學修詞，他不願教，連簡易作文也不願教。教務主任大笑而問道，「和尚，那末你願意教補習班麼？他們沒有讀過西文。今年開始學習字母，每日一小時。你願意教麼？大才小用麼？」他道，「我很願意，最好也沒有了，我喜歡教愛皮細（字母）。」

第二：開課的那一天，茶役引領他到課堂中去——我親眼見他拿了書本『慢吞慢吐』地下樓。不久——約半小時後——他又垂頭喪氣地回上樓來。我問道，「和尚，鐘還沒有打，爲什麼就回來了？」他道，「我已經教過他們五，六遍——這二十六個字母。他們還記不清楚。我一個人唸來唸去就是這幾個字母，真難爲情，祇好回來。」

次日蘇曼殊教授（和尚）因病請假。第三第四天，又因病請假。到了第五天，他不請假。茶役打過鈴後，見他不到，特地跑到房間裏去請他，大喊「蘇先生，鐘點到了，請

去上課。」他蓋了被，睡在床上，一聲不響。茶役見他真的病了，趕快奔到樓下去報告。那時我沒有功課，在樓下走廊中閒蕩，聽到這個消息，馬上趕上樓來看他。我推進門去，他的頭剛巧從被中伸出來。我問道，「和尚，怎樣又病了？昨晚，今晨都是好好的。」他舉起手來搖了幾搖，輕輕問道，「茶房——茶房去了沒有？」我答道，「去了，早已去了。」他道，「好，好，我起來了。」

他爬起身來，整整衣服——他睡下去的時候連皮鞋都沒有脫去——然後對我說道，「我不生病，我依舊好好的。今晚我們依舊可以聚餐。我怕去上課。已經請過三天假了，再去請假，豈不難以爲情？周君，明天搖鈴的時候，我仍舊要這樣的。倘然茶房碰見你，叫他不要到房間裏來。拜託，拜託！」據此，足見曼殊脾氣的特異，但他生平尚有古怪之事，簡述如下：

他寄居在南京路第一行台（旅館名）的時候，每晚必叫堂差（招妓），且不止一人。他所叫的，都是長三（書寓）——她們的名字，我忘記了。堂差到了之後，他喊茶喊酒，請她們吃。他自己因爲有胃病，不陪她們。等到她們吃完之時，他已經上床了。倘然他還沒有睡着，她們非靜坐恭陪不可，見他入睡，她們可以立時離去。和尚的堂差，多數是蘇籍，并且美貌，但他對於她們，無不恭恭敬敬——從不動手動脚，從不碰她們半根毫毛。據我所知，曼殊沒有破過色戒。他與我在安慶共事，恐怕不過一個月罷。他離開安慶，即至盛澤，又赴蘇州，與鄭沈兩君合編『漢英辭典』。是年

冬往日本。

三十一，二兩歲，他在日本。三十三歲（民國五年，即公曆一九一六年），他又來中國。三十五歲陽曆五月二日，卒于廣慈醫院。曼殊生于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（即公曆一八八四年），始名宗之助，後改玄瑛，字子穀，小字三郎。他的『祖先』是日本人，祖父忠郎，父宗郎，母河合氏。他的『文學因緣』是譯本，我在未認識他以前，已經讀過。他的『梵文典』我沒有見過。他的『斷鴻零雁記』是我所最喜讀的書——這是一本含自述性的小說。

曼殊的友人，都是名士聞人。讓我來略舉幾位：章太炎，陳去病，柳亞子，楊性恂，包天笑，湯國頓，陳仲甫（獨秀），居覺生，章行嚴，趙伯先，劉季平，劉申叔，蔣介石，陳英士，陳果夫，沈燕謀，朱少屏，高天梅，張溥泉，葉楚傖，鄭桐蓀，程演生，邵元冲，劉半農……講曼殊軼事的書，有陳果夫的『曼殊大師軼事』，陸靈素的『曼殊上人軼事』，張卓身的『曼殊上人軼事』，程演生的『曼殊軼事』。

最末，我有過一件對不起曼殊的事情，至今萬分抱歉。他在逝世的前半年，交給我手稿本兩厚冊，叫我爲他印行或者售稿。我繙閱好多天，見裏面都是譯文，并且與『文學因緣』大半雷同。我無力代印，我不敢兜售。所以我趁便交還給他。我不知道他半年後就要死的。這兩本親筆寫成的詩稿，何等寶貴！我不該馬上交還，我理應遲遲送去。我應該爲他保存。這兩冊稿本不知那裏去了？想已散失了！

關於中國電化廠出品



紅輪牌炭化鈣（電石）

常識之三：人造肥料

肥料所含要素爲氮，磷，鉀三者。本此成份可自無機物製造肥料，以補天然肥量之不足。硫氮之用爲肥田料，已爲人所熟悉，因其含有氮也。然近來復有氮石灰者，則與硫氮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此種氮石灰即自炭化鈣衍化而出，其法係將炭化鈣加熱使吸收氮氣而成。且氮石灰與綠肥合用，奏效甚大，更可殺滅土壤一種菌體而爲天然肥料所不及者。自炭化鈣製造氮石灰乃晚近各國重要工業之一，亦爲本廠未來使命之一也。

營業所 上海北京路八五一號二〇九室

電話 九五八七九